

星星
篇

凌霜降
著

PIAOYANG
GUOHAI
LAI
KANNI

漂洋过海
来看你

2



愿所有星星都对
正在暗恋的你微笑
每一天，我都在明白你不会喜欢我了
可每一天，我都在更喜欢你



“暗恋女王”凌霜降倾心书写
温馨情怀的巷陌年少故事

咏春拳世家少女
VS 佛山少年们

年少喜欢，如同呼吸
每时每刻，如影随形



漂洋过海
来看你

2

Guohai

星星篇

凌霜降 / 著

PIAOYANG
GUOHAI
LAI
KANNI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洋过海来看你. 星星篇/凌霜降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11-0788-4

I. ①漂…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55296号

书 名: 漂洋过海来看你·星星篇

著 者: 凌霜降

策划统筹: 张采鑫

特约编辑: 周丽萍

责任编辑: 于怀新

责任校对: 齐 欣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页设计: 米 籽

封面绘制: 顾小屿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788-4

定 价: 3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001/ 第一章

什么是动心。你想起那个人的名字，就觉得花好像开了。

——梁芳草

025/ 第二章

世界上，没有天使，也根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因为你喜欢他，所以总觉得，人群中，只有他会发光。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梁芳草

051/ 第三章

我怯懦谨慎地藏好对你的爱，像小偷藏好偷来的赃物一样，一秒钟都不敢将自己的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梁芳草

077/ 第四章

总是梦到他的眼睛，深若远空又似漫天星光暗藏。只是没梦到过他的笑容。是呀，他不爱我。

我知道，他的笑容只给别人。

——梁芳草

101/ 第五章

阳光很好。而你不喜欢我这件事，像某个死角，一直又凉又惆怅。

——梁芳草

129/ 第六章

你看着她，我看着你。路很长，我知道你不会回头，也知道我不会止步。无可奈何的爱啊，大概就是这样吧。

——梁芳草



目录

Contents

155/ 第七章

总在某一个场景觉得似曾相识，有人说，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在某一个节点毁灭。我们不过是在重复，重复做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复度过已经度过的人生。这样也好呀，那我就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你，也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期盼，你可能也会爱上我。

——梁芳草

181/ 第八章

在路上看到一个像你的人，我会停下脚步凝望。听到你的姓氏，我的呼吸会忽然漏掉一息，视频里看到你，却不敢望你的眼睛。知道你出现在屏幕上，只是因为喜欢那个正与我视频的姑娘。可我心里还是会欢喜的泡泡在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怎么办，那是我只为你而跳动的扑通扑通的心。

——梁芳草

205/ 第九章

每一天，我都在明白你不会喜欢我了。可每一天，我都在更喜欢你。

——梁芳草

229/ 第十章

我还喜欢你，似云朵追随风，永远飘移。我还喜欢你，似雨落长街，花瓣成泥。我还喜欢你，似花开到荼蘼，强忍悲喜。我还喜欢你，似星辰淡去，月落海底。我还喜欢你，似梨花落樱花散春去春来，未知归期。

——梁芳草

253/ 第十一章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最后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可还是想拼尽全力走到你的身边。最好不过余生只有你，最坏又怎样，余生也有关于你的记忆。

——梁芳草

277/ 结局 愿所有星星都微笑



PIAOYANG
GUOHAI
LAI
KANNI



第 ① 章

什么是动心。你想起那个人的名字，就觉得花好像开了。

——梁芳草

1

人喜欢怀念以前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以前有多么美好，而是深切地知道，那些曾经不管是美好的还是悲伤的，都再也回不去了。

梁芳草出生的时候，梁家的每一个人，都以为她是个男孩子。甚至连接生的护士，在双手接住这个重达四公斤的初生婴儿的时候，都被她健壮有力的腿惊吓到，第一直觉也觉得她是个男孩儿。

广东重男轻女的地方很多，佛山尤甚。

特别是像梁家这种有祖业需要男丁来传承的家庭，对一个男丁的渴望，几乎是迫切的。

所以，尽管梁芳草的父母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尽管那个时候三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多，梁芳草还是在众人的期待之下出生了。

她出生之前，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叫梁芳秋。

“秋”是梁家男孩儿的辈分排行字，比如父亲那一辈的男孩儿，

排字就是“克”。她父亲叫梁克越，叔伯们的名字里，也都是中间有个“克”字。

既然生的是个女孩儿，就不能用“秋”字。于是，要改。

梁芳草百日的时候，父亲因为不想给梁芳草改名字，想去与梁家主事的争取争取。

当时，梁芳草的母亲抱着梁芳草，在梁家宗祠的廊下问怀里的婴儿：“今天要给你定名字呢，你是想叫梁芳秋，还是想叫梁芳草呀？”

叫梁芳秋的时候，浓眉大眼像个小男婴一样的她不理，叫梁芳草的时候，她呀呀地叫了两声，笑了。

这件事情，家族里一时视为神奇，都说梁家三丫头自小就是个有主见的。

梁芳草确实与两位姐姐不同，大姐梁芳海端庄稳重，又有练武天分，小小年纪便常得族人赞赏。二姐梁芳华聪慧美丽，自小不爱习武，但是智商非凡，功课是出了名的好。

梁芳草呢，从小长得像个男孩儿那般敦实，性格也似男孩儿般调皮好动，从来都像个假小子一样，爬树逗鸟上梁揭瓦无一不精，倒是梁家世代相传的咏春拳她只会耍个板式，功课更是十分马虎，她偶尔能考个七八十分，梁家上下都能笑几天。

可就这不嗔不作也不像样的小女儿，最得梁克越的欢心，说她最像梁家人。

梁芳草一直也是把自己当男孩儿看的，她喜欢和男孩子玩，家附近的男孩儿，学校里的男孩儿，也都喜欢和她玩，因为她不欺负女孩儿，女孩儿也喜欢她。

梁芳草，就那么快活地长到了十四岁那个夏天。

那个夏天和别的夏天好像有点儿不一样，台风一场接着一场地经过，暴雨也一场接着一场地下着。

佛山的很多老街巷，因为排水设施的陈旧，便因为连日的暴雨而成了河溪。鱼市里的鱼，甚至是郊外鱼塘里的鱼，都有往街上撒欢儿的。

黄静澜首先发现了巷口的水里有鱼，向来好动的他衣服都没脱就跳了下去，素来抓猫逗狗不落于人的梁芳草又怎会落后？她还吆喝着让何家盛去家里拿了个水桶，帮她装着她抓起来的鱼。

她浑身都湿了，但是玩得很欢，一头短发湿漉漉地贴在她圆圆的脑袋上，眉毛湿了，连浓密乌黑的眼睫都滴着小水珠，但一双黑亮的眸子，莹莹地闪着光。

她抓到了那天最大的一条鱼的时候，站直了身体，就看到了巷口没被水淹没的台阶上，站立着的那个高挑的少年。

2

后来梁芳草看到一句话，说——你在与你喜欢的那个人初见面的时候，你的样子有多狼狈，在之后你与他的故事里，你的姿态就会多

狼狈。

梁芳草死死地盯着那句话，好久都一动不动，脑海里闪过的，全都是她和陆长亭的过往。

如果陆长亭不是站在那儿，她大概永远都不会觉得当时浑身湿透、有力的双手狠狠地抓住一条大鱼的样子到底有多狼狈，因为她抓住了那条鱼，她明明觉得很开心，她正兴奋地朝黄静澜嚷嚷：“喂，黄静澜，我敢保证我抓住了最大的那一条！”

天空还飘着细雨，雨水落在梁芳草原本已经湿透的短发上，与似从水里钻出来的她浑然一体，她转身去找黄静澜想要炫耀的时候，就看到了陆长亭。

陆长亭穿一件浅灰色的T恤，撑着一把宝蓝色的雨伞，他的头发黑得像墨，但他的眼睛，比那把蓝色的雨伞还要蓝。

梁芳草从没见过那样漂亮的眼睛，比宝石透明清澈，又比星星要闪耀明亮。

而且，它是蓝色的。

梁芳草当然也见过蓝眼睛的外国人，但是她发誓，从来没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比陆长亭的眼睛更特别。

那时候的梁芳草，不矜持，也不矫情。她像绝大部分性别意识并不强烈而又开朗爱玩活泼好动的十四岁孩子一样，非常主动地打招呼：“嗨，你要找谁？”

陆长亭正用一双蓝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成了河的巷子，不能明白父亲形容的温馨小城什么时候变成水城威尼斯了。他的注意力被梁芳草的声音叫了回来，犹豫了半秒，回给这个热情的少年一个微笑：“请问，陆希民是住在这里吗？”没错，第一眼印象，他觉得梁芳草应该是个男孩儿。

他的粤语有口音。在讲粤语的佛山，他几乎一开口就能让人觉察到不同，水里的几个少年都转头看向了他，特别是正玩到兴头上的梁芳草，似乎看谁都觉得好玩又可爱。

“陆希民？是陆爷吗？”梁芳草呼地从水里站起来，把手里的鱼往站在水边的何家盛手里的水桶一塞，非常利落地走到了没被水淹没的台阶上，浑身湿漉漉地站在了陆长亭的对面，“陆爷和我家是隔壁邻居。你是谁？哦，知道了！你是陆爷的美国孙子！”

梁芳草话说得快，思绪也转得快，想起了几天前她去陪陆爷下棋的时候，陆爷提起过，因为他这次意外摔伤，所以儿子决定带着孙子回国工作生活。

梁芳草从小就把陆爷当自己亲爷爷，三天两头就往陆家跑，关于陆家伯父的跨国婚姻，关于陆爷那个连中文都不会说的美国儿媳，以及关于那个只在小时候回来过一次、只有照片的美国孙子陆长亭，梁芳草也不算是特别陌生。所以，这会儿她拿出了主人的样子，湿漉漉的手热情主动地一把提起陆长亭放在旁边的行李箱：“陆爷在家里呢，

“跟我来，我带你去。”

“Thank you！”陆长亭再次向梁芳草微笑致谢。

听到他说英语，梁芳草有些不习惯地回头看他的脸。

然后，梁芳草第一次真切感觉到自己心脏怦怦地跳动的声音。她的脑海里闪过一句话：大概传说中的天使，才会有这样的笑容吧。

3

“不过，这个还是我来拿吧。”陆长亭看了一眼还没到自己肩膀的梁芳草，坚持要自己拿行李。

“没事！你的行李不少，我们来帮你。”梁芳草手一挥招呼黄静澜，“黄静澜，给我过来！一起帮归国友人扛行李！”她姿势做得利落帅气，说话也掷地有声又果断。

陆长亭不禁觉得这个壮实的男孩儿挺有意思，父亲不是都说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为含蓄吗？可眼前这个小家伙，好像和含蓄没什么关系。他确实有很多的行李，一箱一包是他自己的，还有两箱是父亲的。父亲刚下飞机便被急召回了公司，只好把不方便带的大件行李让他带回来。

陆长亭刚下出租车就在发愁，这小河流一样的巷子，他要怎么才能一个人拖着这么多行李走进去，看着梁芳草真的把另一个男孩儿也招呼过来扛起了父亲的大行李箱，陆长亭开始觉得大概回国也没有想

象中的那么糟糕。

“OK! Thank you very much! I'm Tam.”他习惯性地介绍完自己，忽然又记起了这不是美国，于是切换了普通话，“抱歉。你们好，我的名字叫陆长亭。”

“我是黄静澜。”黄静澜喜欢电子竞技，性格也比较外向，很大方地介绍了自己，“黄飞鸿知道吧？我爸、我爷都说他是我太祖爷爷。”

“你好。我看过黄飞鸿的电影。李连杰！”黄飞鸿不是电影人物吗？陆长亭觉得大概黄静澜在开玩笑。

“我叫梁芳草，我们家是咏春拳的传人。”梁芳草愉快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说完之后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好像自己的名字和陆长亭的名字有什么联系一般，但是，一下子又想不起来。

“长亭外，古道边。”何家盛提着一水桶鱼一直跟在梁芳草身后，他白净的脸庞细长的眼，看起来很斯文，比梁芳草和黄静澜略高半个头。但他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反而咬字清晰地说了六个字。

“对呀，就是这个！这首诗里有我们俩的名字！长亭！芳草！”梁芳草一下子跳了起来，伸手摸了摸比她高半个头的何家盛的脑袋，“阿盛脑瓜不错，能记这么多东西。”

“明明是你太笨好吧。”黄静澜真是忍不住要吐槽梁芳草了，“这《送别》烂大街了你都记不住。”

“黄静澜我不会比你更笨好吧，至少我考试没垫底呀。”梁芳草

可不肯被黄静澜取笑，期末考试考了年级最后一名还敢说她笨。

“我那是……我让着你好吧。”黄静澜都懒得向她解释了。考试时间遇上重要的比赛，他缺考又是早退，不考倒数第一才怪呢。

梁芳草与黄静澜你一句我一句地斗着嘴，何家盛提着鱼领着陆长亭在靠边没被水淹到的台阶上向前走。陆长亭看着这几个第一次见面却毫无陌生感的少年，觉得这些似建设在小河流上一样的中式小院一个又一个地挤在一起的样子，好像也挺有趣。

4

陆爷前段时间摔伤的腿还没完全恢复好，最近的精神都不佳，但他看到陆长亭回来自然很高兴。但陆长亭放下行李之后，似乎对中式的南方小院不是太习惯，他左右打量了一眼，脸上的笑容淡了许多。

梁芳草一心想让这个美丽的蓝眼少年再笑起来，于是很开心地提议：“陆长亭，外面的水里还有鱼，我们一起去抓鱼玩吧！”

那时候在梁芳草眼里，真的没有比抓鱼更开心的事情了。而且她妈妈做鱼简直是佛山一绝，连佛山最有名的厨师何伟裕都要赞叹的，抓到鱼之后做了叫陆长亭一起吃，吃了好吃的，他应该就会开心了吧？

“No，我有点儿累。”陆长亭拒绝梁芳草的时候，露出了一个很淡的微笑。梁芳草觉得自己不好再逗留在陆爷家妨碍久不见面的亲人团聚。但从陆爷家出来之后，梁芳草忽然没有了抓鱼的兴致，便三

句两句打发何家盛和黄静澜回家了。

梁芳草爱吃妈妈做的鱼，梁家的主妇杨婉姝自然不会扫女儿的兴，接过鱼便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杨婉姝年轻时长得美貌，嫁给梁克越之后便一直是相夫教子的主妇，每日最大的事情便是给丈夫孩子做一日三餐，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孩子们也孝顺，唯一的一件心事，便是没能替梁家生一个儿子，累得大女儿一个姑娘家要拼命练武，去做男孩儿要做的事。好在丈夫很疼爱女儿，对于没有儿子虽然也遗憾，但亦不至于像有的家庭那般出去找人再生一个儿子。

想到这一点，杨婉姝决定选最大最鲜的那条鱼，给丈夫片一碟鱼生，再给他做一碗他喜欢的辣椒调味汁配着，晚餐时陪着他喝一点儿。

“妈！”梁芳草忽然出现在厨房门口，因为她还戴着耳机，叫妈的声音特别大声，吓了杨婉姝一跳，看了小女儿一眼，示意她先将耳机拿掉再说话：“吓着我了，怎么啦？”

“做鱼多做一条！”梁芳草讨好地朝母亲笑，“陆爷的儿子和孙子今天从美国回来了，陆爷做不了饭，我们给他们送一份！”

“就你怪会想！”杨婉姝佯装横了女儿一眼，手上却早已经开始准备给陆爷家的菜。梁芳草嘻嘻地笑着，往案板上抓了一个番茄一边吃一边跑了出去：“妈做好吃点儿呀，让美国小子看看梁家美食的魅力。”

“小草！那番茄没洗呀！”杨婉姝在后头叫，但梁芳草早已跑得不见了影子。

梁芳草跑到陆爷家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半个吃了一半的红番茄，她一进门就把耳机拿下来递给正在和陆爷说话的陆长亭：“你听！就是这首歌！歌词里有我们的名字！长亭！芳草！”

她一脸的兴奋，嘴角边儿上还沾着一点儿番茄汁儿，陆爷伸手取了张纸巾给这个他当成亲孙女儿一样看待的小姑娘：“擦擦嘴去。姑娘家得注意形象！”

“哦。”梁芳草接过纸巾胡乱地抹了一下嘴，继续很兴奋地叫陆长亭戴上耳机听歌，“快听呀，是首名曲哦！”

“你是……”陆长亭难掩错愕，但是他好歹把那声“女孩儿呀”给收住了没说出来，换作哪个女孩儿都不想自己被当成男孩儿吧？

“我是梁芳草呀！快听快听！”梁芳草浓眉大眼的脸上，都是兴奋讨好的笑，看起来特别纯真。

5

陆长亭戴上了耳机，浓俏的眉毛却因此猛然一跳，因为播放器的声音被梁芳草调到了最大声，太高的分贝让他有点儿难以接受那首歌的美妙。

而梁芳草则兴奋得忽略了陆长亭微微锁起又礼貌地放松的眉，很

开心地对他介绍令她兴奋的原因：“听到没！就是这首歌！有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耶！长亭！芳草！陆长亭！梁芳草！听到没？”

出于礼貌，陆长亭忍着高分贝的声音听了好一会儿，才拿开耳机，微笑着对梁芳草说：“真的呢，这首歌里，有我们的名字。”

他说不上敷衍，但绝对不算热情。但梁芳草太兴奋了，根本看不出他细微的不快。

而以梁芳草那时候的智商，也并不知道陆长亭虽然跟着父亲学了广东话，但他的母语是英语，他根本就听不懂那首用普通话演唱的《送别》，更无法理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连天的意境。

陆长亭对她笑，不过是一种礼貌，一种对邻居家无知单纯的小妹妹有点儿无可奈何的迁就与敷衍。

但梁芳草却在那时候忽然想到了“命中注定”这个词。十四岁的她多么地自以为是，为自己的名字和陆长亭的名字竟然巧合地出现在同一首歌里而兴奋莫名，从此视他为世间独一无二只此一位的知己。

“三妹，你是不是在里面？”门外忽然响起了少女清脆的声音，随着声音，门外走进来一个穿着一条浅蓝格子裙子的婷婷少女，“陆爷，今天好点儿了吗？我妈妈让我来问问你，汉青伯伯他们有没有什么忌口不吃的东西，她今天做了红烧鱼、糖醋排骨、烤猪胗肉、灼菜心、拌黄瓜，还有炒花生米。妈妈问你要不要加两个汉青伯伯他们爱